

第十八回 孫文進復審人命 魏臨川花府潛身

話說花文芳一直來到轅門，家丁先將名帖送與號房。號房忙接了請官廳少坐，待小人傳稟。看官，知道這個都堂是誰，原來是花太師的門生。他是個雙姓東方，名白，乃是湖廣天門縣人，科甲出身。花太師保奏他，做了巡撫都堂之職，面託東方白照料家裏各事，兼之約束己子，讀書上進。自到任之後，三朝五日，就來到相府請師母金安，這花文芳也時常到他衙門來。

這個號房，拿了帖子，稟了巡捕官。巡捕官轉稟堂官，堂官見花公子到來，怎敢怠慢，登時到大人面前稟道：“花公子面會。”東方白看了名帖道：“快請！”不一時花公子到了內堂，東方白遠遠迎接，見禮分賓主坐下，獻茶已畢。東方白開言道：“世兄連日少會。”文芳道：“無事小弟也不敢來，今有點小事，特來奉瀆。”東方白道：“有甚麼事情，差人來說聲就是了，何勞世兄臺駕前來。”花文芳道：“前日失盜，殺死人命，世兄難道不知麼？”東方白大驚道：“竟有這等事情？錢塘縣未見詳來。”花文芳道：“大盜、兇犯俱已拿獲，錢塘縣竟不把我放在眼裏，將我的官司審輸了，我特來求兄長做主。”東方白問道：“兇手、大盜卻是何人？孫知縣問的甚麼口供？”花文芳道：“因馮旭奪了我的妻子，將人命誣害他是真，錢林為盜卻也非真。如今拜懇，把馮旭的妻子斷歸於我，因馮旭之事殺我一妾，理當以妻子償抵，當堂寫下一紙休書，交付我手，讓我把錢月英娶過門來，方纔罷了。”東方白道：“錢林為盜怎生發落。”花文芳道：“我將錢月英娶過來，他就是我的舅子，有甚麼話說？”東方白道：“世兄放心，即刻將知縣傳來囑付他，著他將月英斷與世兄。”花文芳道：“倘知縣不肯，如何處置？”東方白笑道：“世兄不必掛意，難道小弟是他上司，分付與他，怎敢違拗？”文芳聽了大喜，隨打一躬道：“全仗老世兄大力為我周全此事。”又打了一躬而別。

不表文芳回府，再言都堂吩咐傳錢塘縣來，面諭要話，這且莫講。

單表孫知縣正欲坐堂，忽聽門上稟道：“今有都堂大老爺傳。”知縣聞上司來傳，怎敢延捱遲滯，即刻坐轎來到轅門，報過手本。大人吩咐進見，孫知縣來至後堂，參見已畢道：“大人傳卑職，不知有何吩咐？”大人道：“本院耳聞相府失賊，並殺死人命。呈子是貴縣勘問的，此事關係甚大，必須嚴審究辦，纔好詳報。貴縣前程要緊，不可容情。”知縣旋打一躬道：“卑職審過一堂，未得實情，現有魏臨川一人尚未拿到，無人對質。”大人道：“既然審過一堂，兇手可曾據實直吐？”知縣道：“見證魏臨川未經到案，且兇犯大盜皆係錢塘縣有名秀才，大刑不能擅動，以卑職看來，此事誠恐誣害，不得不細加詳察，以符公論，以究真偽。”

大人聽了這些說話，把臉一變道：“貴縣好糊塗，說甚麼有名的秀才，不能動刑，獨不知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麼？此乃人命重案，非同兒戲，難道你自己的前程也不顧了麼？你纔說是虛的，難道相府與他有讎，自己殺死愛妾，賴他不成？大刑不動怎肯招認？你又說魏臨川不到，不能對質，但花府報呈上有這個魏臨川的名字，自古道殺人者償命，有何質辯？貴縣回衙，將兇手先行摘去衣巾，務須嚴刑審訊，星速詳報。本院執法如山，就是貴縣也要聽參，莫謂言之不早。”

孫知縣打了一躬，即便退出，上轎回衙，心中好不煩惱。上司當堂如此吩咐嚴刑勘問，我想那三木之下，馮旭是個瘦怯書生，那能受得這刑，自然屈打成招；欲待憐憫哀矜，不動大刑，怎奈上司耳目；且上司臺諭，不敢不依，祇得勉強一用大刑，再作區處。遂吩咐三班衙役伺候，陞了內堂，標了虎頭牌，在監內提出馮旭、錢林聽審。兩邊衙役一聲吆喝，知縣點名，將馮旭帶上，祇見拿魏臨川的兩個原差，跪下稟道：“小的兩個奉老爺之命，捉拿魏臨川，魏臨川不來到案。”知縣將驚堂一指罵道：“你這兩個賣法的奴才，得了魏臨川家多少銀錢，賣放了他。”將一筒籤往下一倒，兩邊眾役吆喝一聲，兩個原差稟道：“小的怎敢賣放老爺的法，因花府家人說：‘魏臨川是我家老爺差往別處去了。’老爺要拿魏臨川到案，除老爺發名帖到花府去要魏臨川，纔能到案對質。”知縣道：“這是花府的家人當面對你們說的麼？”原差道：“正是！”知縣道：“本該重責你們。”原差道：“願受責。”知縣道：“權且恕你們一頓板子。”

原差磕頭謝過老爺天恩，就站立一旁。知縣對花能道：“本縣做了一個地方官，一個光棍百姓都拿不到案，叫本縣如何審問？你家公子惟恐魏臨川到案，審出情由。其實不妨，本縣自然回護，糊塗審過就罷！”花能又打個千兒回道：“魏臨川實係小的主人差往別處去了。”知縣笑了一笑，也就不問了。忙問：“馮旭，你為何殺死花府公子的愛妾？從實招來，免受刑法。”馮旭道：“老父母在上，容生員細稟，實係冤枉，這都是花文芳做成圈套，害死生員，方能奪得生員的妻子，祇求老父母詳察。”知縣微笑道：“祇怕你的衣冠已經革出了，還稱甚麼生員父母？”馮旭聽見衣冠已革，嚇得魂不附體。忙道：“老父母大人，實在難招。”孫知縣暗自忖道：“他不轉供，怎麼好放通詳，於是假意道：你不受刑怎肯實吐，遂吩咐夾起來，眾役將馮旭略套一套又問了幾句供，就暫且鬆刑帶去收監，正是：

當堂若不行方便，如入寶山空手回。

知縣吩咐刑房，連夜將馮旭各情節承招，定了流徒一千里外之罪，速速做成文書通詳。刑房書吏連忙答應，又將錢林帶上細問一番，與前口供一字不改。理該釋放，權且寄監，候通詳後定奪，知縣退堂不題。

再言花能回到相府，將官覆審，要拿魏臨川的話，說了一遍。花文芳聽了大怒道：“這個狗官如此放肆，將錢林釋放到也罷了，不過我想他妹子，那馮旭祇問了個徒罪，馮旭不死，月英怎肯嫁我。這個狗官豈不把我大事弄壞了？”魏臨川說道：“其實可恨！”花文芳道：“還要到世兄那邊去走一遭纔好，錢塘縣狗官怎麼祇定他流徒之罪，又將錢林釋放。如此欺我，此恨怎消，罷了，罷了。等我將馮旭之事結果，再將錢塘縣狗官，叫都堂世兄將他官壞了，方纔出我心頭之恨。”想罷道：“必須到世兄那裏去。”魏臨川道：“一定要去纔好。”花文芳隨即吩咐，打轎伺候，家丁拿了名帖，文芳上轎，二次去見都堂。

也不知可能害得馮旭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(本節完)